

在时代的恢弘画卷中，每个人都是见证者和亲历者。而那些大时代的口述者们，其实就在我身边。

外婆生日。和煦春光中，一家子又帮她庆祝了生辰。她在一个扁扁的饼干盒中，拿出了一张张老照片，与我们讲述岁月的故事。

第一张是一幅全家福，外婆站在前排，还是个小娃娃。相片已泛黄破损，带着那个年代

银盐胶片所特有的厚重。外婆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成长在烽火连天中。幼年时家入穷，她每天都帮隔壁的教会学校缝补窗帘，只为了能旁听一些课。没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她，虽然一手漂亮的中英文书写，却常常感慨自己始终不识英文。

第二张是她与一个英俊青年的合影，两人都一身戎装、胸前挂着勋章，背景里的天安门是摄影棚的布景。

幽 默 的 夏 雨

袁荣良

三伏天，高天里流火，上海开启了炙烤模式。这时，人人盼着一阵凉风吹过、一场夏雨落地。

终于来了，姗姗来迟，嬉皮笑脸，扭扭捏捏，躲闪腾挪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那天傍晚牵着狗狗走走，蓝空万里。不料打了一个早天雷，大颗大颗的雨点接着就下来了。雨点不密，一个平方米里也就十来个点。可是雨点真大，“啪”的一声甩到地上，马上摔成一朵比二哈脚印还大的五瓣梅花，狗狗惊讶得一跳一跳的。久旱逢甘霖，我也不躲雨了，不料只走了几十不到百米，地皮都还是白生生的，夏雨就戛然而止，销声匿迹了。看看，人家就是这样“逗你玩”。

那天上午去浦东仁济医院看眼睛。看了医生出来，老天不打招呼，说变就变，霎时电闪雷鸣，暴风骤雨，夏天里的一场豪雨不期而遇。雨丝又粗又密，哗哗的，打在地面上，激起一层白花花的水雾。想着出门晾的衣服，又看着风往西去，赶紧给妻打电话收衣服。待雨势稍小坐了六站地铁到浦西，家这天高云淡，一丝雨星都没有。看看，人家就是这么率性。

那天有报道，记者在上海中心118层360度观光厅看到，以上海中心为界，一边夏雨滂沱，雾朦胧，雨朦胧；一边阳光明媚，线条明朗，亮瞎双眼。看看，人家就会这样奇思异想。

路过体育场，空间很宽阔，视野很大。抬头，天际很有趣。半边天空水晶蓝，透亮透亮的，使人勾了魂一样地陶醉遐想；半边天空黑云压城、风起云涌、金蛇狂舞，惊险厚重得震撼人心；庞大的天空像一曲戏剧性的交响曲。看看，连一场夏雨的前奏都能这样摄人心魄。

夏雨来了，不像春雨细润，不像秋雨缠绵，带着自己的个性，幽默！

幽默的夏雨，浸润了花草树木，洗净了田园阡陌，酥软了人们被酷热烧烤的心田，烂漫了少男少女的情丝。夏雨雨人，清凉了人生，清凉了世界，清凉了岁月。

现今之家庭，稍有点儿文化味的，就附庸风雅，在客厅里摆上个博古架，淘得几件瓷器，旧的也好，新的也罢，见客人来，就滔滔不绝地介绍。风雅总比庸俗的好，摆几件古董要比摆几件石膏像的好。豫鲁山有几个人，其貌不扬，却令我刮目相看：吸的劣质烟，骑的破车子，兜里没闲钱，但谈论起陶瓷来，一套一套的，到家里一看，更让我大吃一惊：屋子里摆的尽是瓷器和瓷片。说这一件他是多少钱买来的，那一件他是多少钱淘来的，大堆的瓷片是从古瓷窑遗址上拣来的，都是捡了漏的。我说干脆卖给我一件吧，他们断然摇了摇头。

先民从树上跳下来聚群居住，便想到了盘泥捏器储存食

16岁时，外婆虚报了2岁的年龄，一腔热血踏上了远赴朝鲜的征程。在万里之外的长津湖和上甘岭，九死一生中幸而全身归来。在那里长期的冰水浸泡让她的膝盖留下了病根；也是在那里，她遇到了我的外公。这张就是与外公的合影。2年后，第一个孩子出生了。

外婆的老照片

一方

第三张照片带着白色花边，两口子 and 两孩子，身上都裹着棉衣，背后是一列火车。

这是60年代，外公被打成右派，举家搬去了南京。那几年的时光是灰暗的。穿着厚厚军大衣的女儿，则被送去了黑龙江，在极北之地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涯。

第四张是在南京，依然是两口子与两孩子，儿子还略带青涩，但个子已经是最高了。

三伏天，高天里流火，上海开启了炙烤模式。这时，人人盼着一阵凉风吹过、一场夏雨落地。

终于来了，姗姗来迟，嬉皮笑脸，扭扭捏捏，躲闪腾挪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那天傍晚牵着狗狗走走，蓝空万里。不料打了一个早天雷，大颗大颗的雨点接着就下来了。雨点不密，一个平方米里也就十来个点。可是雨点真大，“啪”的一声甩到地上，马上摔成一朵比二哈脚印还大的五瓣梅花，狗狗惊讶得一跳一跳的。久旱逢甘霖，我也不躲雨了，不料只走了几十不到百米，地皮都还是白生生的，夏雨就戛然而止，销声匿迹了。看看，人家就是这样“逗你玩”。

那天上午去浦东仁济医院看眼睛。看了医生出来，老天不打招呼，说变就变，霎时电闪雷鸣，暴风骤雨，夏天里的一场豪雨不期而遇。雨丝又粗又密，哗哗的，打在地面上，激起一层白花花的水雾。想着出门晾的衣服，又看着风往西去，赶紧给妻打电话收衣服。待雨势稍小坐了六站地铁到浦西，家这天高云淡，一丝雨星都没有。看看，人家就是这么率性。

那天有报道，记者在上海中心118层360度观光厅看到，以上海中心为界，一边夏雨滂沱，雾朦胧，雨朦胧；一边阳光明媚，线条明朗，亮瞎双眼。看看，人家就会这样奇思异想。

路过体育场，空间很宽阔，视野很大。抬头，天际很有趣。半边天空水晶蓝，透亮透亮的，使人勾了魂一样地陶醉遐想；半边天空黑云压城、风起云涌、金蛇狂舞，惊险厚重得震撼人心；庞大的天空像一曲戏剧性的交响曲。看看，连一场夏雨的前奏都能这样摄人心魄。

夏雨来了，不像春雨细润，不像秋雨缠绵，带着自己的个性，幽默！

幽默的夏雨，浸润了花草树木，洗净了田园阡陌，酥软了人们被酷热烧烤的心田，烂漫了少男少女的情丝。夏雨雨人，清凉了人生，清凉了世界，清凉了岁月。

摇头，说他们的魂都叫瓷钩了去了，这些个瓷到了他们手里便再也不忍心卖出去了。我说，你们给我介绍介绍瓷的品类吧，他们就说这瓷的器形多了去了，有碗罐瓶盏，有壶碟盆盘，有钵盒鼎鼎，有匡孟筒枕等等，何止于百千种。又介绍每一器形上的不同图案，精雕细刻，手工描绘，各呈异彩，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，每一样都是不重复的。说不重复那才算得是艺术，不然的话是工艺了。我听得似是而非，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他们怎么就迷上了瓷器，但自那以后，自己竟然也对陶瓷感兴趣起来。

先民从树上跳下来聚群居住，便想到了盘泥捏器储存食

70年代末，四个人脸上的笑容和身上的穿着，透出着与10年前完全不同的气息。儿子已经是钢铁厂出色的技术工；女儿也已从东北归来，成了工农兵大学生。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。

第五张相片，是彩色的，跃动的斑斓预示着新的时代。照片中，外婆站在天安门的国旗前，眼神透着自信。

走入80年代，新风阵阵，扑面而来。影像的色彩在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靓丽，却掩藏不住那个年代迸发的斑斓。全家搬到了上海，外婆在一家国营冶金厂做销售。深得领导信任的她从此走南闯北，为冶金厂建立一个个分销点。那也是她的黄金年代。

第六张，外婆在一个餐桌前，两个孩子啃着手里的炸鸡。那年代的傻瓜机，照片的色调总有些偏蓝。

没错，这就是在90年代初的东风饭店肯德基。毫无疑问，当年的家乡鸡，远胜过今天的米其林。几年前，我和表弟来到了世上，相片里啃着鸡的两孩子正是我们。而外婆只舍得吃小圆面包，外公呢？在给我们拍照呢！

第七张是在一座水乡的石桥上，相片中外婆与外公微笑着望向远方，眉宇间充满幸福。

进入21世纪，相片的画质和色彩已接近现今的水准。他们早已退休，儿女有着稳定的工作，第三代也已考上了大学。那时外公刚做好肺部手术，身子很虚弱。2年后外公就过世了。此刻看到相片，在那阳光与笑容之中，感觉到的是一种刹那永恒。

近日，院里一只祖传的水缸（过去是室内盛水，防止鼠窃），碧绿的浮萍间长出七八枝伞状的小荷叶，中间挺立着一朵小荷花，那洁白的花瓣，尖端一抹胭红，流媚动人，宛如少女，煞是可爱。

我摄一帧照片，广传朋友圈内，激情欢呼：“睡莲开花啦！”

一会儿，疑惑了。想起小区大池小河内，一朵朵荷花，贴着水面；一片片荷叶，周围相拥，两相比较，那形象，不是更应叫“睡莲”吗？

连忙上网搜索，方知自己张冠李戴，自以为是了。立马微信更正：是碗莲，不是睡莲！并在图片下，附上一段文字“院内碗莲含苞待放。碗莲最早在清朝有文字记载，安徽迎江寺，‘鲜而不花’，供于

佛前，‘寺人不轻与人’。吴中培植碗莲惟一能手，卢彬士诗颂，‘钵生莲种我佛现，如来宝座簪瀛蕊。水分一勺，君子德，善居约’。文人自许，作为案供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，“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一无所知”。继续做功课。睡莲与碗莲，虽属睡莲科，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但区别明显。睡莲叶子，浮于水面，有一裂口，花朵贴水，绿叶拥簇，宛若水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碗莲与睡莲

公差

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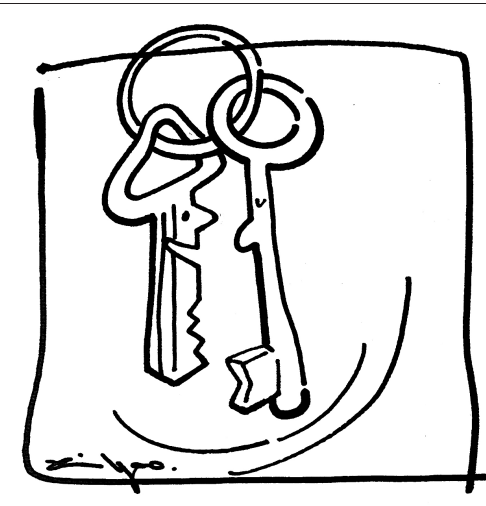
泥器之涅槃

袁占才

然生出无边思古之幽情。

这器物装到窑炉里，用上好

好的柴木去烧炼，但窑工们实在想不出窑内到底是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，心就一直提溜悬着。一天，两天；累了，困了，找人替换，不眠不休。急不可待了，打开来看，泥土成了陶器，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友情提醒：熟人不等于朋友。

第八张，是和家人的合照，外婆坐在轮椅上，背后是新加坡的天空之船。这是一张数码相片。

以前外婆总是说“不想出国啦，我50年代就去朝鲜出过国”。在2010年的世博会后，外婆开始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各地走走，虽然常需要轮椅。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。“趁走得动，也想去各处多看看，”她笑着如是说。

第九张是在一家餐馆里，外婆抱着一个机灵的小男孩。照片是竖版的。好像自从用手机拍照后，大家都更习惯竖着拍。这几年，外婆膝盖的病越来越重，终究是没法再出远门了。除了家人照料，社区关爱老人的长护险每周也来照顾她两天，生活又回归到了恬淡。接着，表弟的孩子出生了，外婆又开始喜悦地看着她的第四代，一天天地成长。

佛前，‘寺人不轻与人’。吴中培植碗莲惟一能手，卢彬士诗颂，‘钵生莲种我佛现，如来宝座簪瀛蕊。水分一勺，君子德，善居约’。文人自许，作为案供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，“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一无所知”。继续做功课。睡莲与碗莲，虽属睡莲科，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但区别明显。睡莲叶子，浮于水面，有一裂口，花朵贴水，绿叶拥簇，宛若水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碗莲与睡莲

公差

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泥器之涅槃

袁占才

然生出无边思古之幽情。

这器物装到窑炉里，用上好

好的柴木去烧炼，但窑工们实在想不出窑内到底是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，心就一直提溜悬着。一天，两天；累了，困了，找人替换，不眠不休。急不可待了，打开来看，泥土成了陶器，

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，透过玻璃窗洒在她的发梢，闪烁着银色的光泽。说到那些永远留在朝鲜的战友时，她又哽咽流泪了，虽已相隔一甲子有余，却又仿佛就在眼前。倏然回神到今天的生活，直让人觉得恍如隔世。她看着手中的照片，说道：“我真的觉得很满足。曾经我也为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尽了自己的一份力。看到今天的国家，今天的生活，我是真的、真的觉得很自豪、很满足，也觉得很幸运。”

青山翠柏，初心依旧。从历史的画卷中走来，虽历经风霜雨打，仍然深深地热爱着这个世界、这个自己生长和奋斗的国家。我想，这已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吧。

佛前，‘寺人不轻与人’。吴中培植碗莲惟一能手，卢彬士诗颂，‘钵生莲种我佛现，如来宝座簪瀛蕊。水分一勺，君子德，善居约’。文人自许，作为案供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，“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一无所知”。继续做功课。睡莲与碗莲，虽属睡莲科，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但区别明显。睡莲叶子，浮于水面，有一裂口，花朵贴水，绿叶拥簇，宛若水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佛前，‘寺人不轻与人’。吴中培植碗莲惟一能手，卢彬士诗颂，‘钵生莲种我佛现，如来宝座簪瀛蕊。水分一勺，君子德，善居约’。文人自许，作为案供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，“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一无所知”。继续做功课。睡莲与碗莲，虽属睡莲科，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但区别明显。睡莲叶子，浮于水面，有一裂口，花朵贴水，绿叶拥簇，宛若水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碗莲与睡莲

公差

仙，楚楚动人。我家小区内的睡莲，有白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；白睡莲原产埃及尼罗河，蓝睡莲原产北非、墨西哥，黄睡莲原产北美，红睡莲原产印度、孟加拉一带……呵，世界开放与交流，方有这多彩美好的生活啊！

泥器之涅槃

袁占才

然生出无边思古之幽情。

这器物装到窑炉里，用上好

好的柴木去烧炼，但窑工们实在想不出窑内到底是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，心就一直提溜悬着。一天，两天；累了，困了，找人替换，不眠不休。急不可待了，打开来看，泥土成了陶器，

大史来说，同学聚餐，有要事相商。高中毕业分手半个多世纪，都做爷爷奶奶的人了，往常聚餐，爱显摆的，聊钱财，聊房产；显清高的，聊读书，聊艺术；爱生活的，聊养生，聊子女……都没有什么大事，更无“要事”。聚餐结束，肠胃满满，心空落落的，早就不想参加。大史一惊一乍，故作惊人，说得我不得不参加。

昔日的班主任濮老师年届耄耋，病瘫在床，失言失行。聚餐这天大史推着他来了。原来老爱人去逝，老师经不起打击，瘫痪了。他两个女儿聪明睿智，事业有成，远嫁国外，自己留恋老窝，宁愿住进养老院。同学聚餐，热闹非凡，引来老师笑得流下哈喇子。聚餐结束，老师脸色顿时黯然，同学们也觉凄惨，纷纷建议，老师生活孤独，我们应该上养老院陪伴老师。大史笑了：“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应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了。我说的要事，就是大家的提议，大家能不能接受？”事情虽好，可带孙儿的，照顾老妈的，忙家务的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在沪的三十来个同学，每月轮一整天，有点难度。

七嘴八舌终于找到最佳方案：老师数十年呕心沥血辛辛苦苦教书育人，送走一届又一届毕业生，用青春年华造就我们如锦前程，有爱心的同学很多，我们不是最后一代孝子。拨打电话，联系学弟学妹，星期一63届，星期二64届，星期三65届……安排妥当，半年多时间轮一次，保证老师身边每天有人。聚餐会成了志愿者工作会议。老师无法表达，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”啊！历届同学都感恩老师，谁不愿陪伴老师啊？

每年一次同学聚餐照样举行，无聊的显摆退出餐桌，志愿者工作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填补空缺：同学中谁家遇到困难，谁家有了病人，谁家添了小孙孙……该上门慰问了，该援助钱财了，都成了聚餐议题，温情和友情温暖餐桌，人也感觉活得有价值了。

读8月2日夜光杯上沈开达先生的《小小班》一文，感受很深。我推算沈先生所述的“小小班”大概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其实，五六十年代，上海的小学、甚至初中阶段，都办过校外学习小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大概是由于学校教室较少、师资不足等原因，上海的小学1—3年级（初小阶段）学生常常只上半天课。还有怎么办？老师们没有放任自流。他们采用了开办校外学习小组的方法，组织学生下午抽出1—2个小时，讨论问题，完成作业。学习小组怎么组织？男女同学分组，适当兼顾学习成绩的好中差，把住家靠近的同学组合在一起，5—6人为1个小组，找一个适合的家庭，将小组设置在他们家，老师轮番检查督促。

我的初小阶段是在老早桥脚下交通路上的德明小学度过的。我们班同学大部分住在老早桥南端的大统路一带，最远的住在靠近新闻桥的南星路、新民支路一带。当时我家住房较小，不够资格安排学习小组，老师把我安排到大统路门面房的一位姓于的同学家学习。他们家开湖北面馆，楼下是店铺，楼上是住家。下午2—3点钟，店铺正好空着。我是学习委员，老师特地安排了一位成绩稍差的调皮同学，让我帮助。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，管不了他，经常让他抄写作业敷衍了事。期末考试时该同学语文依然没及格，留了一级。事后我一直很自责！

进入初中后，校园大得多了，不存在只上半天课的问题了。校外学习小组这种形式是否完全取消了呢？没有！暑假近两个月，学校担心过分放松耽误学生，也用起了校外学校小组这个形式。记得我曾跑到长安路三层楼的一位姓瞿的同学家参加学习。印象挺深的是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柏寿馨女士骑了一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，几乎每隔一天就要亲临各个小组检查辅导答疑解难，不辞辛劳。有了老师的监督，校外学习小组的效果自然好得多了。

我们学习小组也曾上街参加爱国卫生宣传活动，唱得最好玩的就是《杨柳青小调·六月里的癞痢真苦恼》。

时隔一个甲子，童年时代同学的模样大多全忘了，唯独当年同一个校外学习小组的同学，尤其是小组所在那家的同学没有忘记，甚至连他们家长的模样、他们的布置和摆式依然历历在目。更忘不了，在当时没有技术进行远程教学的历史条件下，老师们煞费苦心组织并倡导了这种创新形式。在此我要代我们这些感受其益的学子们，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声迟到的感谢！

之美，也正是柴烧家们陶醉痴迷、苦苦追求的一种自然与人性的最高契合：木材燃烧，火焰蹿入窑内，留下了柴木温柔驻足的痕迹，这种驻足没有粉饰之乞，唯有倾心真淳的滋润。它与之后的煤、气窑烧形成的高温有着天壤之别，让我们明白，这世间万物，只要能倾心真淳去滋润，都是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的。

陶瓷啊，经了几十道工序，是窑工们在泥土与柴火间寻找契合点，让泥土与柴火自然对话，亲切交流，共同舞蹈，血脉相融的结果。难怪陶瓷是有灵魂的，温润得养手，养眼，养心。

七夕会

桃李下有蹊

黄顺福

大史来说，同学聚餐，有要事相商。高中毕业分手半个多世纪，都做爷爷奶奶的人了，往常聚餐，爱显摆的，聊钱财，聊房产；显清高的，聊读书，聊艺术；爱生活的，聊养生，聊子女……都没有什么大事，更无“要事”。聚餐结束，肠胃满满，心空落落的，早就不想参加。大史一惊一乍，故作惊人，说得我不得不参加。

昔日的班主任濮老师年届耄耋，病瘫在床，失言失行。聚餐这天大史推着他来了。原来老爱人去逝，老师经不起打击，瘫痪了。他两个女儿聪明睿智，事业有成，远嫁国外，自己留恋老窝，宁愿住进养老院。同学聚餐，热闹非凡，引来老师笑得流下哈喇子。聚餐结束，老师脸色顿时黯然，同学们也觉凄惨，纷纷建议，老师生活孤独，我们应该上养老院陪伴老师。大史笑了：“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应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了。我说的要事，就是大家的提议，大家能不能接受？”事情虽好，可带孙儿的，照顾老妈的，忙家务的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在沪的三十来个同学，每月轮一整天，有点难度。

七嘴八舌终于找到最佳方案：老师数十年呕心沥血辛辛苦苦教书育人，送走一届又一届毕业生，用青春年华造就我们如锦前程，有爱心的同学很多，我们不是最后一代孝子。拨打电话，联系学弟学妹，星期一63届，星期二64届，星期三65届……安排妥当，半年多时间轮一次，保证老师身边每天有人。聚餐会成了志愿者工作会议。老师无法表达，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”啊！历届同学都感恩老师，谁不愿陪伴老师啊？

每年一次同学聚餐照样举行，无聊的显摆退出餐桌，志愿者工作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填补空缺：同学中谁家遇到困难，谁家有了病人，谁家添了小孙孙……该上门慰问了，该援助钱财了，都成了聚餐议题，温情和友情温暖餐桌，人也感觉活得有价值了。

读8月2日夜光杯上沈开达先生的《小小班》一文，感受很深。我推算沈先生所述的“小小班”大概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其实，五六十年代，上海的小学、甚至初中阶段，都办过校外学习小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大概是由于学校教室较少、师资不足等原因，上海的小学1—3年级（初小阶段）学生常常只上半天课。还有怎么办？老师们没有放任自流。他们采用了开办校外学习小组的方法，组织学生下午抽出1—2个小时，讨论问题，完成作业。学习小组怎么组织？男女同学分组，适当兼顾学习成绩的好中差，把住家靠近的同学组合在一起，5—6人为1个小组，找一个适合的

的家庭，将小组设置在他们家，老师轮番检查督促。

我的初小阶段是在老早桥脚下交通路上的德明小学度过的。我们班同学大部分住在老早桥南端的大统路一带，最远的住在靠近新闻桥的南星路、新民支路一带。当时我家住房较小，不够资格安排学习小组，老师把我安排到大统路门面房的一位姓于的同学家学习。他们家开湖北面馆，楼下是店铺，楼上是住家。下午2—3点钟，店铺正好空着。我是学习委员，老师特地安排了一位成绩稍差的调皮同学，让我帮助。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，管不了他，经常让他抄写作业敷衍了事。期末考试时该同学语文依然没及格，留了一级。事后我一直很自责！

进入初中后，校园大得多了，不存在只上半天课的问题了。校外学习小组这种形式是否完全取消了呢？没有！暑假近两个月，学校担心过分放松耽误学生，也用起了校外学校小组这个形式。记得我曾跑到长安路三层楼的一位姓瞿的同学家参加学习。印象挺深的是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柏寿馨女士骑了一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，几乎每隔一天就要亲临各个小组检查辅导答疑解难，不辞辛劳。有了老师的监督，校外学习小组的效果自然好得多了。

我们学习小组也曾上街参加爱国卫生宣传活动，唱得最好玩的就是《杨柳青小调·六月里的癞痢真苦恼》。

时隔一个甲子，童年时代同学的模样大多全忘了，唯独当年同一个校外学习小组的同学，尤其是小组所在那家的同学没有忘记，甚至连他们家长的模样、他们的布置和摆式依然历历在目。更忘不了，在当时没有技术进行远程教学的历史条件下，老师们煞费苦心组织并倡导了这种创新形式。在此我要代我们这些感受其益的学子们，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声迟到的感谢！

之美，也正是柴烧家们陶醉痴迷、苦苦追求的一种自然与人性的最高契合：木材燃烧，火焰蹿入窑内，留下了柴木温柔驻足的痕迹，这种驻足没有粉饰之乞，唯有倾心真淳的滋润。它与之后的煤、气窑烧形成的高温有着天壤之别，让我们明白，这世间万物，只要能倾心真淳去滋润，都是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的。

陶瓷啊，经了几十道工序，是窑工们在泥土与柴火间寻找契合点，让泥土与柴火自然对话，亲切交流，共同舞蹈，血脉相融的结果。难怪陶瓷是有灵魂的，温润得养手，养眼，养心。

七夕会